

郭庆山 / 著

太阳照在 慧明湖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郭庆山 1943年生。北京人。1968年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大学一年级时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处女作《迎春花》。此后又写杂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是新版《辞源》主要修订人员并参与最后定稿工作。著《常用词精解》。释“莫须有”为“肯定有”。叩门金、甲文，倾耳裘锡圭先生堂下。书法受教于著名书法家郑诵先、启功、周珏良、吴玉如。有《话说书法语言》一文。作品被海内外广为收藏。现执教北师大中文系。



太阳照在慧明湖上

引 子

1967，新年后三天，北京 B 大学冰封雪盖的慧明湖畔。

一轮红日当空，但湖上厚厚的积雪不但没有一丝儿融化的迹象，反而借助阳光的反射，将整个湖面封锁得一片肃杀，一片死寂。

突然，远处传来了若有若无的脚步声，逐渐，一种重浊而迟疑的拖沓，一种鞋底与地面的苦涩摩擦，震荡着这死寂而肃杀的湖面……

一声长长的叹息，一个徘徊的身影……

这是 B 大中文系学生华生，他刚下公共汽车，正从西校门偶偶走来，沿着湖边徘徊……

偶尔，他停下脚步抬眼看看高悬在天空的太阳，又低头看看冰封雪盖的湖面。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在南校门就近下车，而要多坐两站来到这里，难道他是特意要看这死寂的慧明湖？看这湖上血红的太阳？

不，他是不敢再回他的宿舍了！

他不知道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大字报、大标语一直追到他正串连的大连，非要把他揪回去示众……

他不敢再回宿舍，但他就这样绕湖没完没了地徘徊？

不知什么东西将他重重地一绊，一个趔趄，几乎摔倒。

他这才不得不咬牙停下来，瞥瞥早已偏西的太阳，皱眉一横，抬腿向南，朝宿舍区一步一挨地走去……

目 录

引 子

一、抬脚进门，风云突变·····	(1)
二、那天晚上 ·····	(10)
三、管老师就是与众不同 ·····	(37)
四、那个名叫红云的姑娘 ·····	(46)
五、这就是一把杀人的刀啊 ·····	(54)
六、他觉得他真是到底了 ·····	(63)
七、水上漂 ·····	(72)
八、我不承认自己反动，难道就是因为我太反动了·····	(78)
九、脚，就是这双脚·····	(92)
十、大海中的两只小船和两个女人 ·····	(102)
十一、心中有鬼 ·····	(109)
十二、一块儿干 ·····	(118)
十三、大有进步 ·····	(127)
十四、一个笑咪咪的敌人 ·····	(135)
十五、救火 ·····	(145)

十六、地势和感情的两个顶点	(157)
十七、昨天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180)
十八、命运与转向	(195)
十九、“着火啦!着火啦!”.....	(208)
二十、他怎么又劳改去了	(220)
二十一、朝霞	(231)
二十二、毒蛇	(262)
二十三、可怕的黑夜	(277)
二十四、今日长矛在手	(325)
二十五、我们都是胆小鬼	(349)
二十六、面对一桌摆好的饭菜	(359)
二十七、表哥	(368)
二十八、黑夜沉沉捕“熊”去	(379)
二十九、他在她的声音里挣扎	(393)
三十、跟着她走	(414)
三十一、惊心动魄生死线	(425)
三十二、一桩见不得人的事情	(441)
三十三、黑洞	(461)
三十四、这是给你的机会	(485)
三十五、对质,一场特殊的战斗.....	(495)
三十六、明天,不,今天	(519)
后 记.....	(546)

一、抬脚进门，风云突变

“华生，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

他前脚跨进宿舍门，后脚就有人跟上来；他的书包刚刚放在桌子上还没来得及转身，背后就传来这样一声严厉的命令。的确，这是命令，斩钉截铁，毫不含糊。门是被谁一脚踢开的，杂沓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告诉他，进来的决不止一个人。

“华生，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听见没有！”

又是一声严厉的命令。这声音是那樣的熟悉，他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欧阳炯。干吗这么厉害？从前不总是叫我小华吗？小华，你是有才华的，以后可得请你多帮助！……小华，你这个人可真好，对人这么真诚……小华，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亲身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幸福，让我们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并肩战斗吧！……多么亲切的话语，多么真挚的感情啊，仿佛就在昨天。那时，他们谈思想，论学习，讲革命，没有隔阂，水乳交融，心心相印，而现在……这声音太严厉了，尽管他事前精神上早有准备，但还是不能不感到大吃一惊，心脏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屋里一下子静得出奇，好像一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厉声镇住了似的，连同那发出厉声的主体及其身后的一群。门撞在墙上的振荡声还在微微地持续着，仿佛一缕游丝，又像飞翔着的蜜蜂……蜜蜂？冬天哪儿来的蜜蜂啊？可他分明觉得，那蜜蜂已经飞到了他的耳边，钻进了他的耳朵……不，不，实际上它早已进入了他的心中，就在他的

心头不住地蜇着，蜇着……

华生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感到一股强大逼人的力量正从他的身后无情地压迫着他。他终于转过身来，六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使他的心头猛地一震：啊，欧阳炯，崔如洲，李大昌，刘藏仁，严国平，乔超，这，这不都是我的同学吗，怎么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人？不，不是陌生人，而是敌人，敌人……

华生过了好半天才能结结巴巴张开口，他还像先前一样地称呼着他们：“欧阳，老崔，唔，这，这是到底怎么啦？”

但回答他的却是一声更为严厉的喝斥：“什么老崔！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这样叫！”

说话的是崔如洲。他的脸绷得很紧，仿佛横扫落叶的秋风过后立刻又来了一场铺天盖地的严霜。华生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浑身几乎都要发抖。

“别装傻！还‘这是怎么啦？’你们自己干出来的好事，自己还不明白吗？告诉你，你们是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小集团！”

这是乔超的声音。华生略微抬了抬了头，只见那张满布粉刺的脸上，两只咄咄逼人的眼睛正怒视着他。华生只向乔超一瞥，随即微微垂下了眼帘。以前，他与乔超同住一间宿舍，有时还睡上下床。“他总是压迫我，”有一回当着同学的面，华生笑笑说。“压迫你？你又不是女的！”乔超的玩笑可来的有点恶劣，小眼睛在他黑红的脸膛上诡谲地一闪一闪。一片哄笑突然爆发出来。华生的脸刷地红了，他向着对方举拳便打。于是，乔超立刻噉噉地叫着抱头鼠窜了……乔超喜欢寻开心，平常说话也有点儿滑稽，可他今天却是一本正经、满怀义愤，难道……唔，“你们”，“反革命小集团”，难道“他们”几个……

屋里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摩擦声。欧阳炯的手里正在展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稿纸。接着而来的便是他那抑扬顿挫庄严无比的宣告：

“华生，你听着！我现在代表班文革小组正式宣布：由于你在十二月黑风中丧心病狂地炮打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炮打林副统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完全堕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因此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期间，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随时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听清了没有？现在，你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吧，还有什么话说？”

欧阳炯的声音是那样坚定有力，那样毫不容情，以致华生感到，每一个字都像铁锤一样砸在他的心上。压缩，此时，华生感到他的心正被不断地压缩。突然，一个声音像弹簧一样从华生的嘴里猛地一下跳出来：“日记我可以交，但它绝对不是反动的！”

华生鼓足勇气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的确，这是他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发出的声音啊！对于“反动”这个字眼儿，他是既愤怒，又恐怖。反动？对于这一点，他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抗争，要申辩，要让他的同学们明白他实实在在的一颗心——不就隔着一层薄薄的肚皮么，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难道我华生能够反动吗？他的两眼热切地企望着，企望他的同学们能够理解，但却没人理睬他。他就这样可怜巴巴地站着，一直站了好一会儿。一股酸酸的东西倏地涌上心头，顿时，他觉得眼眶胀痛，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不能哭，不能哭，他这样狠狠地命令着自己。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谁的诗句来着？他默诵着这句诗，陡地绷紧了嘴唇，用牙齿在它的后边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眼泪总算被他顶了回去，他甚至感到已经有点儿轻松了。不就是一本日记么？拿去，让他们拿去！他转身望着桌上鼓鼓囊囊的提包，那里是他精心选购的二十三个青香蕉苹果。这本是带回来准备分送每个同学的，他的日记就压在这些苹果的最底层。他走近桌子打开提包的拉锁，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最后就是

他的日记了。他把日记拿在手里忽然一阵迟疑，一个姑娘的情影在他的脑海飘飘而至。方欣，这下也许我要把她害了吧？他颤颤抖抖地把日记递到欧阳炯的面前，低声说：“给你！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能够明白的！”

欧阳炯一把抓过日记接着又紧逼出一句：“还有，把你的《毛选》也得交出来！”在他的嘴角上，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凝然不动。

华生几乎是立刻惊得呆住了：“怎么，《毛选》也要交出吗？我每天还要学习哪！”他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他的这份心愿，而他马上也就得到了回答。

“学习？是啊，学习怎么反对中央文革！学习怎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世界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共同伎俩，就连蒋介石和肯尼迪的书桌上，也都每天摆着《毛选》呢，而且比你学习得还要积极，还要出色——他们的学习方法，想必你是非常熟悉吧？”

李大昌。这个李大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不了解我？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学习过《毛选》，一块儿讨论过《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不是都曾下定决心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结合的道路吗？……此时的华生已经不是感到愤怒，而是感到伤心了。他把恳求的目光转向李大昌很想对他说点儿什么，但一看对方的脸色，他只能把嘴噘了噘了两下便又无可奈何的低下头去。不过，李大昌的声音倒是立刻响起来，和刚才相比，也许还有些温和了。

“有话你可以说。我们又不是不许你说话。我知道你想对我说什么。你会说你把《毛选》通读了几遍，用了多少多少时间；你会说我们是怎样在灯下一起讨论的，共同下过什么什么样的决心……这些，我都不否认，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动——你的行动是什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现在，别的废话不要说了，你不自认为你还很是革命么？那，就把你的《毛选》也都交出来，让革命群众

了解了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感情吧，这，对你也许不无好处。得啦，还等什么？快点儿，难道还非要我们动手么？”

华生这时抬起头来了。他发现李大昌的脸色尽管十分冷峻，十分威严，但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各种各样的思绪在他的头脑里拥来撞去，乱糟糟的，他也无法去整理。刘藏仁与严国平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严肃木然地站在李大昌的身后，当华生的目光落在他们的脸上时，两个人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刘藏仁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下，仿佛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似的，用鞋尖儿在地上轻轻地搓来搓去；严国平则把脸朝向天花板的一角，迷惘地盯着一个结得大大的蛛网……

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足有两三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全都停止了，没有声响，没有表情，没有血液的流淌，也没有心脏的跳动。华生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是一片空白，此时此刻，他不知道他应该想什么，做什么。欧阳炯们呢，这些人也仿佛一时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只是呆呆地直直地站在那里。最后还是华生自己首先打破了这个局面，也不知是出于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只见他忽地转过身去，哗啦一声，把桌子的抽屉使劲地拉了出来。

“拿吧”，华生冷静而又干脆地说。“这是我从前学习过的大开本《毛选》四卷。这是新版的袖珍合订本。此外还有林副主席的讲话集，中央首长的讲话集，各种大字报选，只要你们觉得有必要，你们就随便地拿吧！”

欧阳炯迟疑地跨前一步站到了桌前，但并没有立刻动手，只用他犀利的目光在那厚厚的一摞《毛选》上巡来扫去。书已经用牛皮纸十分精细地包了皮儿，上边，按照原来封面的位置，是华生自己用毛笔写的“毛泽东选集”几个遒劲的草书大字。不错，就是那部《毛泽东选集》，那字体，那书皮儿，他都熟悉之极。他自己的《毛选》也是请华生替他包的书皮儿，写的封面。他的两眼一边审视那

擦《毛选》一边不住地眨动着，心想，我的那些书皮儿应该赶快换掉，千万不要被别人看到。当然，看到也没什么关系，那时他还不是反革命。不是吗？不，也许他早就反动，天生反动，只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来……

欧阳炯把书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又随意地抓过一本，用大拇指抵着书口哗哗地翻几下。一道道红色曲线和一片片整齐俊美的钢笔眉批在他眼前迅速闪过。“嗨，”他惊叫了一声，同时把身了一扭，转向了乔超。“拿着，我们会弄清楚的！”他虽然背对着华生，但这话，显然是要说给华生听。接着，他又以一种领导者的口吻补充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坏人？难道我是坏人？听到这个字眼儿，华生顿时觉得，那简直比他听到反革命三个字还要可怕。“妈妈，妈妈，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呀？”在电影院里，他经常听到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这种奶声奶气然而又是十分急切地向着他们的母亲提出的问题。“嘘，别嚷！唔，那是好人，他装成坏人打到敌人里边去了！唔，那可是个坏蛋，你看呐，他装成好人的模样，正在打探我们红军的消息呢！……”母亲的回答亲切而又温柔，孩子得到了满足，很快就又安静下来了。这幅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随即又立刻出现了。那位母亲的声音随着画面的闪现不断地响着，而可恶的是，那个装成好人打探红军消息的坏蛋偏偏眯眯的笑着向他华生走来，和他只轻轻地一碰，就钻进了他的身体……不，不是那个坏蛋钻进了他的身体，因为此时此刻那个坏蛋又出现了，仍然眯眯的笑着，而他自己却一下子不见了！他感到一阵恐怖，拼命地在坏蛋的身体里挣扎。“坏蛋，你是坏蛋，快放我出去！”“我是坏蛋？”那个家伙笑得更甜了。“如果我是坏蛋，那你是什么？”他把华生在自己的身体里挤了又挤压了又压，就像在勒紧一个包袱。华生感到自己已被压缩成了一团，呼吸急促，怎么也喘不上气儿来。他大声地哭着喊着：“出去，你让我出

去!”

“老实点儿!”一声喝斥使他顿时清醒过来,坏蛋的影子不见了,面对着的是欧阳炯那双喷火的眼睛。“出去?你想上哪儿去?我告诉你,从现在起,你得给我放老实点儿!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么,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出去,干什么去?你想跟你的反革命同伙搞串连、制定攻守同盟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刚才,刚才那个……”华生惶恐地噤嘴着,他想告诉他们,刚才他看见了一个坏蛋,但是欧阳炯立刻粗暴地打断了他。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彻底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争取能够宽大处理,重新做人!只要你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广大革命群众还是欢迎的;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欺骗我们,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欧阳炯的逼视下,华生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他只听见一阵纷乱的脚步声,那脚步仿佛是从他的心上直接踏过。随后他听见砰地一声门响,一切便又归于死寂。死路一条,他想,等待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只有这一个念头在他的心中不断地盘旋萦绕……

不知过了多久,门被又一次地突然撞开了!这一次比先前那次用劲儿还要猛,撞门的声音直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一个人迅速走到他的面前,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根说:“华生呀华生,你怎么跟他们搞到了一起?唉,现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们几个的性质都是敌我矛盾,你的问题关键只是一句话。你到底说过没有:林彪为什么不能批评?林彪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另外,你还说过江青同志什么没有?这是最要紧的几件事!有错误要检查,但没说过的话,就是死了也不能认账呀!”耳语戛然而止。可是紧跟着,这个声音却陡地提高了八度,恶狠狠地向他骂起来:“你他妈的这样傻站着干

什么？还不赶快去写检查呀！”说完，那人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门在他的身后又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一切来得是如此地迅速而又突然，以至他的眼睛都来不及稍加审视。不过他的感觉，他那似已麻木而又十分敏锐的感觉忠实地告诉他：崔如洲，那是他们班里的好人崔如洲。是他，一定是他，他相信他的感觉不会有错。可是刚才，刚才我怎么没能睁开眼睛好好地看看，也没跟他说上几句话呢？华生真是感到后悔不迭。你到底说过没有，林彪为什么不能批评？林彪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你还说过江青同志什么没有？……此时，这些话正在他的耳边不停地震荡着，鸣响着，就像一盒反复播放的录音磁带。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仿佛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而现在他才明白，其实，他是一切全都看见了，也一切全都听见了！

华生在屋子里茫然地走了几圈儿，感到身体虚弱而又沉重，再也支撑不住了。得赶快躺下歇一会儿，他一边想一边朝自己的床铺本能地看了一眼。被子整整齐齐地叠在床头，仍然是他走时的老样子；只是铺在床上的凉席，早已落满了灰尘。是呀，他离开学校已经一个多月了！后来，他的目光在床柱上突然地抖了一下，两条标语一下子射入眼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他本能地闭上眼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心想，如果我是个瞎子就好了！随后，他举起拳头就向自己的太阳穴上狠狠地砸去。这一下用力很大，但他却一点儿也没感到疼痛。于是他又一下比一下更狠地砸起来，同时心里默默地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就这样闭目反复地念着，后来，好奇心又使他终于睁开了双眼。墨色浓重的标语在他的眼前闪闪发亮，白纸黑字，真真切切。他知道他必须严正地面对现实，这一切绝非梦境。

“唉，我真是该怎么办呀！”他长叹一声，闭起眼睛往床上一仰躺下来。他躺着，一直紧紧地闭着眼睛。我是一个瞎子，瞎子，他想。他多想就这样闭着眼睛，永远也不要睁开。可他并不是一个瞎子

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他的眼前轰轰烈烈地进行，毛主席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每日每时地震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仿佛突然得到了感召，此刻，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很快又在他的心中沸腾起来了！他再次张开了双眼，一个巨大的蛛网就在他视线的终点。这使他不禁一惊，顿时瞪地一声坐起来，两眼睁得溜圆：这真是一张其大无比的网啊，一只黑色的蜘蛛正在网上爬着，慢慢地爬着，可怕之极……他就这样瞪眼看着它，一边看一边心跳。后来，他感到累了，不由地眨了一下眼睛。一个奶油小生的面庞倏地出现，而且与那黑蜘蛛奇怪地叠映在一起。怎么是他？漆慕东，怎么是他！华生暗暗地吃惊，心也跳得更快：这小子，他妈的，难道，难道他会，他会……一阵晕眩袭来，就像一阵猛烈的洪水。他身子一抖倒下去，倒下去，蜘蛛在他眼前不见了，漆慕东也不见了……

二、那天晚上

现在到底是几点？时间又过了究竟有多久？对此，华生已经全然不知，并且变得毫无感觉了！

在那盏 100 度灯泡的强光照射下，他一直深深地俯在桌前，苦苦面对着一张白纸。纸上是他早已写在上边描了又描的三个大字：认罪书。

认罪书，这是乔超强迫华生写下的，他有这个权力，因为他已被正式任命为华生的监管人，他的话就是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法律！此时，他正面向墙壁，安然睡在靠门的一张床上，在被角的巧妙掩映下，静享着一片精心设计的黑暗，而把光明完全让给华生了！他下了命令：不写出认罪书，就甭想睡觉！

这两天，华生已经写了好几份检查，但都被乔超蛮横地退回来。“检查？”他一把抓起看也不看地顺手一挥，纸在他的手里发出哗哗的响声，接着他就把它狠狠地揉成一团，啪地一声摔到地上瞪起眼睛说：“现在不是你写检查的时候啦！”他一边挥手一边大叫：“你现在要写的应该是认罪书，懂么？认罪书？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写检查，但你现在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犯罪，你懂么？”不懂，对于这一点，华生不但不懂，而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犯罪，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这是哪儿的事情呀！对于林副统帅，我几乎是像对毛主席一样地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怎么可能去恶毒攻击呢？……林彪为什么不能批评？林彪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这到底是谁揭发的？我绝对没有、也不可能说

出这样的话来！当时陆云龙写了个支持伊林、涤西的《短语》想要立刻贴出去，还是我坚决制止的呢！而且，写《短语》这件事又是谁给捅的呀？陆云龙啊陆云龙，你怎么就跟疯子一样，真是拉也拉不回，按也按不住啊！……想起这些，他不知是痛苦，是悲哀，还是愤怒。他曾据理力争，然而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呀，他写《短语》你反对，这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你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你是保卫林副统帅的英雄呀！但是，你说，你为什么去制止呢？你是真的出于热爱林副统帅，还是害怕暴露了自己？这，你必须给我好好地交代！你可不那么简单。事实证明，很多主意都是你出的，陆云龙不过是个炮筒子，你才是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一个摇羽毛扇的狗头军师！……”乔超这些连讥带讽的话语一直在他耳边震荡着，震荡着，使他不由地发冷。狗头军师？天呐，我什么时候成了狗头军师啦！华生双眉紧蹙，眉宇间垄起深深的五条纵纹。由于肌肉的极度收缩，他的两眼已被挤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几乎完全陷进了眼窝，外边只留下两条标识眼睛存在的窄窄的缝隙。此时，尽管灯光强烈得刺眼，但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的眼睛完全转向了内心，他的内心正在激烈地斗争着。说我害怕？我究竟害怕什么呢？难道真是害怕暴露自己么？确实呀，他也一定要在内心深处好好地审查一下自己，看看究竟有没有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事情。他的自我审查那是非常苛刻的。他要严肃地面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真有什么对不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地方，不要说别人，就是他自己也不能轻易地放过自己！他的双眉越蹙越紧，他的眼睛越缩越小，最后终于完全合上了！就在这同一个瞬间，另一个世界倏地展开，那天，那天晚上的情景，又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放映出来……

“……他妈的，现在这是怎么啦？动不动就砸狗头！谁说一句什么话立刻就是反革命，立刻就要砸狗头，哪儿来的那么多的狗头